

## 夜来霜重思故乡

□田野

冬天来了,早晨起来去上班,硬是挣扎了好久才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。手套、围巾、帽子、口罩,全副武装后,睁着朦胧的睡眼,骑上我的电瓶车就往地铁站驶去。这段路程途经一片庄稼地,左边是水田,成熟的稻子早已收割,留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,如同分列式站位的士兵一样,威严肃穆地守卫在稻田里。我又习惯性地瞥了一眼右边的油菜地,天哪!一夜之间,所有的油菜上居然都结上了一层银霜!对一直在城市里生活、远离乡村已久的我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惊喜。瞬间精神为之一振,早起的困意一扫而光。我不知不觉就放慢了车子的速度,冒着迟到的风险,决心停下来好好观赏这“夜来霜”。此时,一个骑自行车上学的少年,显然也被此情此景吸引,减慢车速,和我一样望着这片油菜地。他冻得通红的脸上,不知不觉地泛起一丝笑容,是喜悦,是好奇,是对眼前这一片霜华的惊叹。不过,这少年虽然无比留恋,但显然明白还是上学要紧,于是又加速向前骑去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,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二十多年前,当我还是个十几岁少年时,在故乡生活的冬日早晨。

我的家乡在湖北江汉平原上,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富的“鱼米之乡”。我们乡下放养的孩子,成天泥巴堆里玩耍,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各种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,因此对二十四节气也是相当熟悉。“霜降”之后,清晨的农村大地会泛起一层白白的霜,浓密地覆盖在田野上,仿佛是一夜之间谁给披上了一件纱衣,那么洁白,那么神圣;又宛如一层透亮的地毯,保护着大地的温暖与安宁。叶子上的霜,如同夜空中的繁星,闪烁着晶莹的光芒。在寂静的清晨,霜降临在树叶上,将它们装点成了一串串精美的艺术品。霜花在叶子上绽放,或疏或密,或大或小,每一朵都独具韵味,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画卷。阳光洒在叶片上,霜与叶子的色彩交相辉映,形成一片五彩斑斓的景致。

霜,在露和雪之间,比露犀利,比雪柔情。霜一打,残枝剥落,落叶粉碎。那枝丫上最后一片叶子的倔强,大地上最后一棵小草的眷恋,都会被霜决绝地带走。看上去,霜好像是如此的不近人情,仿佛它扮演的的是一个“摧毁者”的角色,其实不然。对于农作物来说,霜降可谓是从天而降的恩赐。霜遍布在草木土石上时,俗称“打霜”。虽说“霜降杀百草”,“打霜”的植物会渐渐失去生机,没有了绿意盎然,但是,也有部分蔬菜经过霜覆盖后,吃起来味道更加鲜美,是因为它们启动了“防冻保护模式”,所以才有了“霜打蔬菜分外甜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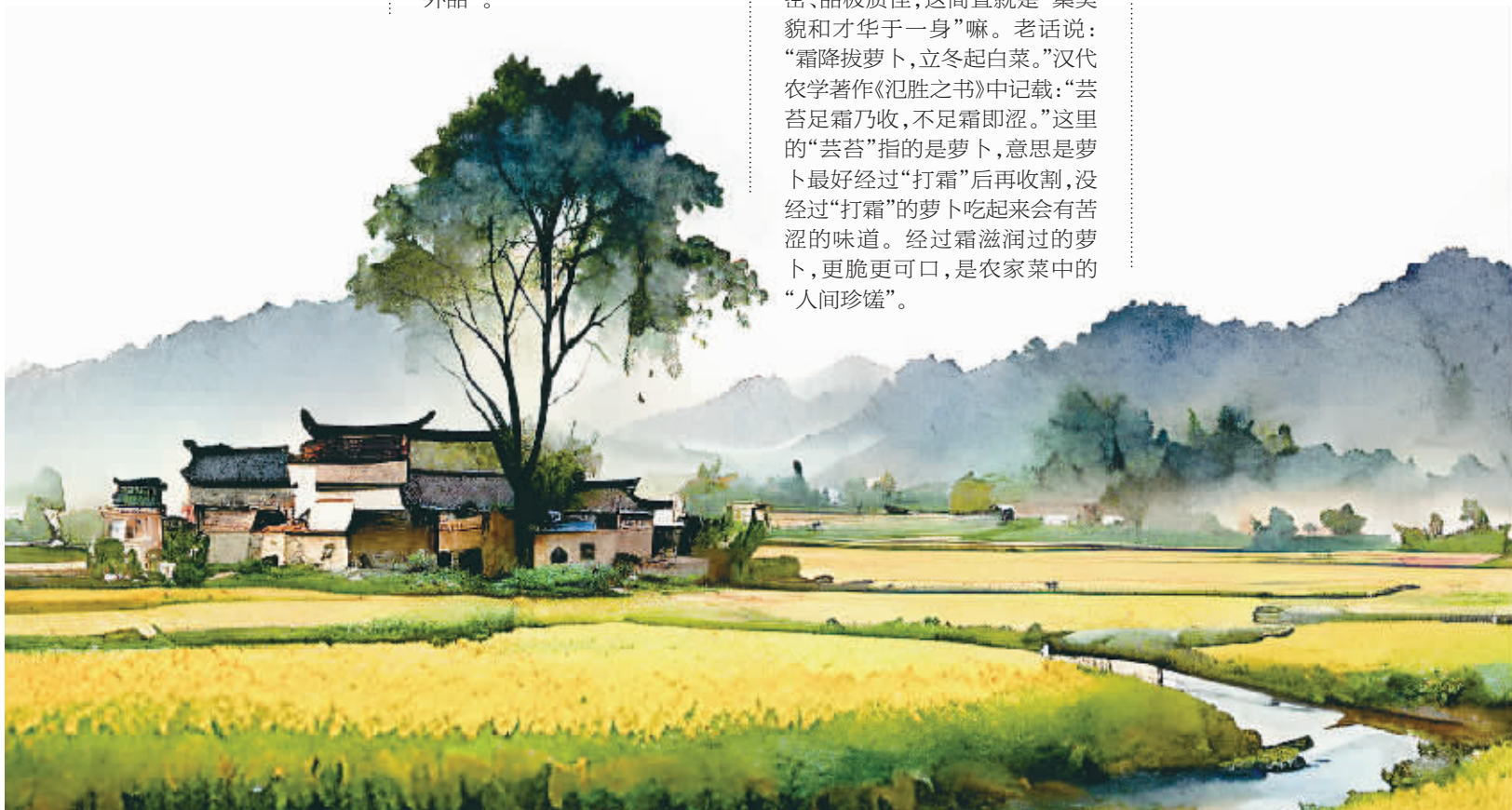
霜降时节,我家自留地里,一块块绿油油的油菜地雪白一片。走近一看,油菜叶子就像被放在锅里用开水烫了一下,耷拉着,用尽全力也支棱不起来;河沟边、土梗上的杂草一夜之间也变成了“白胡子老头”,徒增了几分威严。菜园里的各种菜们,自然也没逃脱霜的“热情”。最惹眼的是大白菜,人家本来长得胖墩墩的,看上去憨厚老实,走的是亲民路线。现在,头上身上附着一粒粒晶莹的霜华,在阳光的映射下,像是一颗剔透的水钻,熠熠生辉。这摇身一变,成了着一袭华服的微胖女子。它用外衣层层包裹着,精心呵护着最里面的一颗“心”,那是菜心,是最嫩最好吃的部位。母亲总是说,打霜之后的菠菜是最美味的,不管炒着吃还是涮火锅都极好。依我看,菠菜长得可真像“红嘴绿鹦哥”,除了根部的那一点红色,通体碧绿,那种绿直逼人的眼,仿佛随时都可以掐出水来。菜园子的颜值担当是我最爱的“一点红”萝卜。这种萝卜从播种到收获只需要45天,南方地区一般10月份就可以播种,周期不算长,所以不用经过正式的“越冬”。何谓“一点红”萝卜呢?就是成熟后的萝卜,色泽上不是传统的纯白萝卜,也不是纯红萝卜,而是红色和白色相间:地上部分呈粉红色或紫红色,地下部分呈白色。第一次见到这种萝卜时,我就被它的“颜值”吸引。大自然这个调色师太厉害了,调出来的萝卜颜色也能这么好看:红与白的完美配色,白的如羊脂玉般纯,红的如美人脸般娇,层次分明,毫不违和。更难得的是,它不仅外表美,而且肉质细密、品质佳,这简直就是“集美貌和才华于一身”嘛。老话说:“霜降拔萝卜,立冬起白菜。”汉代农学著作《汜胜之书》中记载:“芸苔足霜乃收,不足霜即涩。”这里的“芸苔”指的是萝卜,意思是萝卜最好经过“打霜”后再收割,经过“打霜”的萝卜吃起来会有苦涩的味道。经过霜滋润过的萝卜,更脆更可口,是农家菜中的“人间珍馐”。

“霜降莫愁时果少,客船争买洞庭红。”家乡盛产橘子。橘子也讲究时令,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。我家种植的橘子是晚熟品种,因此,当人家早熟的橘子都收获储藏后,我们家橘子树在霜降时还能挂着些黄澄澄的果实。在结霜的冬日早晨,伴着第一缕阳光,顶着晶莹的露珠,那一抹黄色格外耀眼。随手摘一个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巴。不过,在气温低的大早上吃橘子,显然是对人的牙齿一种巨大的考验。我往往是一边打着颤儿一边咀嚼,但还是忍不住把一瓣又一瓣的果肉送入嘴巴,可真甜呀!“冰甜冰甜的”!

中国农人严格遵守节气时令耕种收成。二十四节气尊重时令的天人合一精神,在山野乡间被中国人最好地秉承着,印在祖祖辈辈传承的血脉里。霜,是冬天的精灵,它以无声的语言,述说着季节的更替和岁月的流转。晨光洒在霜上,映射出一片五彩斑斓的光影,如同一幅梦幻般的画卷。霜的降临,给大地带来了宁静与祥和。

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。看着眼前的霜,想起了故乡的霜。故乡的霜,如同思念的泪水,轻轻地洒在熟悉的大地上,给田野、村庄和房屋披上了一层晶莹的白衣。在寒冷的清晨,阳光洒在霜花上,闪烁出耀眼的光芒,映照出故乡的温暖与美好。

怀旧的霜,承载着我对我家乡深深的眷恋与思念。



三江月 / 城市记忆

责编 乐建中 审读 邱立波  
2024年1月14日 星期日 美编 周斌

投稿邮箱:ljz@cnnb.com.cn